

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胡適

九月十七日國際聯盟的大會，決議請蘇俄加入國聯，贊成者三十九國，反對者三國，棄權者七國；又決議選蘇俄爲國聯行政院常任理事，贊成者四十國。同日大會改選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中國要求連任，贊成者只有二十一國，不足三分二的法定票數，就失敗了；本年當選非常任理事的三國，土耳其得四十八票，智利得五十二票，西班牙（連任）得五十一票。

蘇俄加入國聯，是世界國際關係史上的一件最大事。

其意義的重大，約有兩點：第一，蘇俄的參加國聯可以減輕世人對於國聯的許多誤解。即如近年中國刊物上詆毀國聯爲「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壓迫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工具」，大都是從共產黨的口頭禪裏學來的，從今以後，因蘇俄的參加，也不能不拋棄了。此類誤解的滅除，不僅消極的可以塞反對國聯者之口，積極的還可以抬高國聯的聲望。從前有人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革命把帝制推倒了，威爾遜總統方才坦然無愧的決心參加歐戰，因爲他知道美國有許多人是不能和專制的俄國在同一邊作戰的。這

話雖然不一定有歷史的根據，這個傳說也可以表示挑選一個伙伴不是一件小事。國聯添個蘇俄作會員國，這在世界許多向前看的人們的心裏，是一件最可喜的事。

第二，蘇俄的參加可以使國聯增加一點新的勇氣，打開一個新的生命。在這三年之中，爲了遠東的風雲，爲了德國的退盟，國聯的地位大動搖了，所以黑索里尼一流人就有人就有改組國聯的議論。其實這三年來國聯的失敗，不是國聯的和平主義的失敗，乃是它的和平主義太不徹底的失敗；不是它主持國際正誼而失敗，乃是它不敢澈底主持國際正誼而失敗。這失敗是由於主持國聯的幾個大國當時太怕強權了，所以顯出一種畏首畏尾的顧忌；他們把國聯的保存看的比國聯所代表的和平與正誼的維持還更重要，結果是被強暴的國家賣了，喪失了它自身的立場，幾乎陷入一跌不起的危險狀態。如今國聯失掉了兩個迷信強權的會員國，新添了一個最大胆向前看的理想主義的會員國，這是國聯的生命再造的絕好機會。蘇俄入盟之日，李維諾夫演說：「蘇俄要使人覺得它是國家團體中追求和平的一個有

力分子。和平與安全不是建築在口頭許諾和宣言的散沙之上的。」這是一種新的調子。李維諾夫說，蘇俄的入盟，不是放棄它的個性來的，是帶了它的個性來加入的。蘇俄的個性是敢於衝開一切阻力來實現一個理想。我們希望這種新精神可以做國聯的新的生命素，可以使那個徘徊歧路的國家大組合漸漸的恢復它初結胎時那種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的精神，使它做成世界上維持和平與正誼的真實力量。

☆ ☆ ☆

一九二六年國聯決議邀請德國加入國聯，同時決議為德國特設一個行政院常任理事缺。八年之後，蘇俄入盟，國聯也為它特設一個常任理事缺。在蘇俄入盟之日，我國連任非常任理事的要求竟被否決了。這兩大陸國的榮辱的形之下，我們當然更感覺我們的國家的羞愧。

但平心而論，中國此次在日內瓦受的羞辱，大部分是自取的。我們只應該責己，不應該一味責人。

第一，我們的政府不應該容許駐歐各大國的大使公使逍遙國內，奔走於青島上海南京廬山之間，而不去折衝於巴黎莫斯科日內瓦的外交壇壝之上。政府明知今年日內瓦的大會有蘇俄入盟和我國自身競選理事的重大事件，而

不命令顧大使與顧公使早日回任，只派了幾位在國外說話不夠斤兩的公使去敷衍國聯大會，這是政府很大的失職。

第二，我們也不能不責備我國代表團的處置失宜。他們不能在事先努力布置妥帖，已是很大的失職了。他們眼見局勢不利於我國的競選，就應該早早放棄，預先聲明贊同輪值的原則，贊助土耳其的候選，如此還不失為一個大國的風度。他們在事前似乎全不了解日內瓦的形勢，直到國家的臉面已丟了，又還不能學一點西洋人所謂「說藝員的風度」(Sportsmanship)，甚至於悻悻的發表宣言，說

「許多國家曾允投票贊成中國連任，卒食其言，尤以南美諸國家為然」！這是最失體統的外交態度，既無補于過去的失敗，又為國家結怨樹敵，更足以證明政府此次選派代表團的大錯了。(外間傳聞我國代表團在落選後即有要求減輕中國歲費的話，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這個消息是絕對不確的！)

第三，我們應該想想：為什麼戰敗後的德國加入國聯時，國聯自動的為它特設一個常任理事缺？為什麼我們這一個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要求一個非常任的理事而不可得呢？這不夠我們深刻的反省嗎？

二十三，九，二十四夜。

從四川匪區回來

宋益清

很久想「到前方」，直到三月八日早晨才同剿匪一路軍兵站總監謝德瑛先生出發，當天就到達綿陽，這將近三百里的長途是在汽車上飛跑過的，而留下的印象也就模糊了。

綿州北行，仍回到川省普通旅行的方式「傍晚投宿，雞鳴看天」滑桿騾馬，蠕蠕的緩進；記驛站，數郵亭，這樣十七八世紀的交通，使得我們花了三天的工夫纔走二百八十里路，——從綿州到劍閣。

「大北路」是江運通行前出入四川的大道，因此在這條古道上處處都看得出歷史的積層；關山，古柏，寺宇，碑亭，告述你這是一條歷史的路線；雖然有的只是斷痕殘跡了。

我們在劍州住了一天，十三日又不變方式的繼續北進。劍州北行六十里是劍門驛，站在驛站的北頭，可望雄立的關山。步行二里許，就逼近關前，從外面看去，劍門左右是對稱八字形的山勢，在兩邊的山上，同樣的突出壁立的山城，蜿蜒各數十里。這時日已西斜，前面我們還留下

有四十里的路途，我便騎上騾子，追趕遺誤了的里程。

從劍門到昭化，峰轉槽迴，很是難走，四上四下的陡坡，是向來入川的老陝深以為苦的。（四川省有「老陝到四川，只怕昭化走劍關」的說法）昭化以北直到廣元，却又是平路了。

要是你曾經到過北地，要是你對於北國的風土慕戀的話，你愈向川北走，你的心情愈漸是對北國慕戀的。崇巖，土屋，瀟瀟黃山，颯颯風寒，都是北地的特徵，水碧山青的蜀地沒有展佈到這裏來的。

我們並不只是一路風情，我們還是看到古道旁的山家，看到歷史幕裏的人民。拿北路來說，自來風土文化是自北而南，政治的勢力是自南而北的；但是人民不曾感受著前者的好處，却深遭後者的痛苦。黃沙瘦土已反映出人民的饑色，比虎還猛的苛政再吸去了他們的膏血，結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我們所能想見，也不是我們所能忍見的。我們走了五天，沒有看着好兩家完整的壁牆，也沒有看着好兩個土人不穿藍縷的衣袴。這一路本來也出來，但是人

民賴以藉命的是雜糧和菜葉，因為米是僅有價值的產品，

要留來賣送給催賦人的。路上有很多担抬的力夫，初過的行人，一定照一般的推測，以為他們得錢來供家口的，不，還有急於此的。在這瘠土殘山中，伴着這等蟻民度這凄苦生活的，家有一頭老牛，或是一隻瘦馬。可是這幾縣人很懶，我們過路的時間已是陽春煙景了，他們還在家裏燒煙，圍火；同時不整潔，沒骨氣，也是別縣人所沒有的。

我們在廣元前後留十餘天。這算是四川最繁榮的邊城，據嘉陵江通航的上游，又是入川出陝的孔道。城西對岸有皇澤寺，武則天的故里就在距寺五里的地方。城北十里許有千佛岩，從唐朝起始，歷代都有石刻造像，雖是代遠年湮，從沒有彫刻藝術眼光的人看來覺得有些神美。

去年六月底，匪警頻傳的時候，北軍王志遠來駐廣元，他在附城一帶，依據險隘，建築防禦工事，現在事過境遷，我們去登臨憑望，這堅實，週備的堡壘中，深蘊着他「城亡與亡」的心情。事實的証驗，一月之間，共匪西進，廣元十四區廣懋的區域，淪亡了十三有半，而縣城所在半區，在八月十五日夜就要決定存亡的；是夜共匪猛攻城東十里的柳林，王志遠據工防守，經兩晝夜的血戰，百餘士兵和周營長的犧牲，換得嘉陵西岸這一座孤城的安

全。

四月三日我和謝德堪先生決定深入匪區，到最前線去走一遭。他派一連人同行，因為此去數百里，那裏黑就那裏住，化整為零的餘匪是要防備的。出廣元城東行不上十里，就是淪陷過的區域。從此東去，岩石，橋柱，墓碑和石坊上刻了許多的標語。油印的佈告，捷報和宣傳品隨處都有，而且是貼得緊緊的。此外把牆塗上石灰，再畫上花邊，中間就寫十大政綱工農條例之類。

匪區裏面第二個特徵是土城土壘，共匪的槍彈缺乏，他們愛槍彈甚於愛性命，他們不把槍彈拿來換得安全，每到一個地方就趕築工事，無論難易，一個對時也就完成。而且工事的精整堅實，不是剿匪軍所能做到的。

從廣元東行三十里為大石板，再二十里為圓壩子，共匪到後改成嘉陵縣。再東行四十里為尖塢子，六十里為廟二灣。在這幾個場頭，都有白骨叢塚，在剿匪軍未收場以前，是橫陳在亂山四野的。

我們五號到望蒼壩，算是從真廣元縣到偽廣元縣了——共匪改此地附區為廣元縣，縣蘇維埃政府設在這裏——這是廣元縣的精華，也是一路軍攻佔主要目的地之一。因為是縣蘇維埃所在地，所以殺人特別集中，萬人坑有七十

之多，算來兩萬人多沒少。

我們到望峯壩的時候，恰恰前敵指揮部已進駐在這裏。在這個作戰的首腦部中，會見陳書農陳靜珊指揮和李明遠參謀長。他們在攻擊南江的當兒，下令攻擊，處理情報，運動部隊，非常忙迫。他們給我們克服南江的把握，因此我們就在這兒等着，克服了就趕上前去，乘熱的看看這鏖刀斧頭宰制下一年的赤城，在牠紅色未消滅以前。在南江克服的前夕，情報傳來，在險要上已經獲得了縣城。果然七號早晨部隊進城，我們也就在八號，動身前去。

望峯壩到南江是二百二十里路，打緊些走，預算兩天可到。殊不知這山路真是難走，所謂大道——行軍商旅的大道——竟至有好兩處地方不是不攀藤附木所能前進的。

第三天上，我們走下馮家山麓，逼近巴水，從力夫的告述，巴水是繞城東而來，溯水上去，距城不過十里的光景，一時的興感頓覺東去的流水已是殷紅，腥風吹到灘頭，送來了一陣號泣和嗚咽。上行數里一過板磴壩，就看着巴河西岸水蒼南麓這一座赤城。

我們十一日午前進城，地點住定就出來遊看；深知道赤城的顏色，會隨時間而消退，巴河的嗚咽漸漸的會低微的，我們要取得真實，雖然我們所能取得的，只是紅旗披

走後三日的真實，過去的只好推託了。我對於這赤城的描寫，只好這樣說：一個過期三天的紀念會，主持和參加的人們倦息了，散走了，冷落的會場，處所，難以紙旗，燈彩，和宣傳印物，這種殘破和淒寂，祇讓後到的我們來享受和追感。

南江縣城，共匪來後，仍在這裏設有南江縣蘇維埃政府。盤據較久，留下的痕跡自多。縣城本來很小，兩條正街便以馬克司，列甯名之。縣蘇維埃政府仍然設在原來縣署內。城外河街上有招待處，經濟公社，列甯公廠，及紅四十九軍政治部。招待處不是如普通意義所指示的，其最大的效用在那隊運動時供給餐飯，他們行軍神速，這是一大原因。經濟公社算是政府和人民的消費機關，直屬於省蘇維埃經濟委員會。列甯公廠裏面做些甚麼事情，沒法知道，好在除開這掉面大的四個字的門匾外，兩邊寫上「加緊學習列甯主義」，「培養工農幹部人材」。這是我們僅有的材料，據此去追尋「公廠」的意義。我看這是公學的意思，「廠」字是故意用來表現工農意識的。城的對岸有原來縣立小學所在的文廟，他們改作醫院；原來的建設局，他們改作保衛局，這是他們裁判殺人的機關，因此附近的萬人坑很多。

我們到這些地方去參觀，也只覺得是過期三天的紀念會場。中堂每每用紅紙將馬克思，列甫寫來並列，沒有「之位」二字。「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就是對聯，「工農執政」當作匾額。刀斧星旗，剪貼的，彩畫的，到處都是。其他彩燈，紙繡，五花八門的宣傳物很多。

我深知道我不能在南江多住。同時紅軍所留下的痕跡和件據會隨着時光消磨淨盡的；所以我得盡半日的奔忙，去調查和收集。南江縣府在紅軍退後的三天，文件器具固然一無所有，就是門戶窗壁，天棚地板都是毀壞完了的。只是縣府裏面右邊一小院房子，比較的完整。看來不兩天，纔在裏面開過婦女代表大會的。後來的縣長，也就暫時在這裏面辦公。我却收起傷感的心情，直衝到裏面去，往來甚至匍伏在亂紙，灰泥，糞便中，尋找我認爲值得珍貴的材料。文告，信函，條例，一担桐油的收條，鄉蘇維埃解來了一個反革命的呈報，我都視若珍寶，收集起來。

在收集的文件中，重要的有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勞動法令草案，有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還有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言，都是從赤都瑞金寄來印發的。此外還有反革命自首條例

和優待紅軍家屬條例是由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佈的。可惜一份川陝省革命法庭條例草案已是殘破不全了。

文件裏面我們可以知道四川紅軍的組織概況和一部分主持的人物是這樣：在軍事方面有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張國燾，政治部主任是陳昌浩。張國燾是直屬於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同時張是以臨時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來兼任（張與項英同爲副主席，毛澤東爲主席）這種要職的，因此我們知道張的重要和江西方面對於這邊的重視了。軍委會下面指揮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就是徐向前，副指揮是王樹聲，陳昌浩就兼任總政治委員。政治方面設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是熊國炳，副主席是楊孝全羅海青。此外有財政委員會，主席鄭義齋，經濟委員會，政治保衛總局和革命法庭。都是屬於省府方面的組織。省府以下纔是各級蘇維埃（縣，區，鄉，村）。

我早知道紅軍裏面鑄有銅元，印有郵花紙幣和布幣，這都是我在離開南江之前必須找着的。這可難了，紅軍退時銅幣都已帶走，散在民間的很少。紙幣布幣呢，人民素來就沒有這種信心和使用習慣，左手收入右手支出，少有存留的；同時他們自己認爲附敵証據的東西，那肯輕易

拿出來。我上街跑下街，結果在一個老嫗那裏出五倍的價值，換了一個當二百的刀斧星織的銅元。恰恰在這個時間，旁邊站一個村女，她確實証明我的好意過後，走上前來，問我要不要票子，她家還有幾張，共值七串錢的。得着我的允許，她竟肯在日已西斜中，往返四十里山路的途程，帶來了九張票子，值一串的紙幣，兩串和三串的布幣都有，一共要值十七串錢，自然一部份是皆山前山後的鄰家消納的。郵票終沒有找着，却是恨事。

共匪運動民衆，教育民衆，真是說得上。他們十天一大會，五大一小會，宣傳演講的結果，把素無知識，一字不曉的民衆，對他們的實事和情理都弄得清楚。一個街童，一個村婦，你問起關於共匪的事體來，都可以給你說得一篇，道得一段。我在南江曾經和一個村婦作這樣的談話：

「羈老二來（剿匪以來，土人稱紅軍爲羈棒老二，卽倒羈的土匪，含有咀咒的意味）你逃走沒有？」

「沒有，你們把他們消滅了嗎？」

「快了，前方火線離城已有六七十里了。」

「羈老二在這裏叫你們做些甚麼？」

「我們做莊稼，他們要叫我們開會。村蘇維埃，鄉蘇

維埃，區蘇維埃，會很多！往來有百多里的地方，也要自帶糧食去開會。」

「不去呢？」

「那個敢不去，要殺人咧！」

「開會說些甚麼？」

「說他們的好處，說他們是爲窮人，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羈老二殺些甚麼人？」

「『成分』不好的。」

「這話怎樣說？」

「貪官污吏，紳士，讀書人，做過官的，跟過衙門的，當過團甲的就是前輩人做過這些事，『成分』都不好。」

「地主呢？」

「沒有穀子的叫貧農，上十幾背（每背約六斗）穀子就叫中農，四五十背就是富農。中農，富農都是要殺的。」

「羈老二退走的情形怎樣？」

「他們是黑夜退走的。臨走的時候，一路打門，要大家同他們走。便打便喊：同志們走了！同我們一路走！幾天就轉來的！白軍來要殺你們的！」

共黨把民衆組織起來，供他們的使用，年幼的編入童

子團，任務是站崗，放哨，查路票。其次是少年先鋒隊，和游擊隊，就帶有作戰性了。年老的編入運輸隊。婦女也是一樣，有鮮花隊，慰勞隊。年老的編成炊爨，縫紉，漿洗各隊。

共黨對於公文和宣傳品，在形式和文字內容都不講究，尤其是上行和對民衆方面的。土語和俗字盡量的採用，而且還造了許多字。自然，原則是要求簡便，例如「夕」，「真」，「團」就是「鄉」，「擊」，「團」，的減寫。「讓」字寫成「讓」字。鬪爭的「鬪」字可以寫作「鬥」，「鬪」，「斗」三個形式。

四月十二號，我們離開破城荒漠的南江孤城，原路回到廣元。沿途我們考察耳山，煤礦，鐵礦，深覺不肖的人們真有負於自然的賜與。

回到廣元過後，因為同行的友人在作戰運輸上各有特殊的任務我也就先說轉回成都的話。四月二十日動身，沿途戀風景，過訪故人，五月初纔抵省門。中間的經過，無可告者，只是登臨劍門重關，正俯仰間，煙雲四起，山雨即來，所謂「劍門煙雨正迷離」，真是另外一種景趣。

(完)

發展西北農業的可能性

張心一著
鍾崇敏譯

(原文會登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第七卷第三十五期。譯文會經著者校閱改正。)

我國的西北，是沒有一定界限的。本文討論，只限於甘肅，青海，寧夏三省。這三省的面積，總計四十八萬英方里，大於江蘇省十倍，但是他們的人口不滿九百萬，尚不及江蘇省的三分之一。以這樣廣的面積，散佈着這樣少的人口，因此，引起一般人的熱望，以爲這塊地方，很有

發展農業的可能；移民西北，更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探討他的可能性，是本文的目的。

有有優良的天然環境，才可以盡量的發展農業，最重要的，如土壤，地勢，雨量，氣溫等。四者之中，西北只有土壤一種，其餘的概付闕如。(西北土壤易於耕種，並含有多量的鐵質營養料。)

第一個不利於發展農業的環境，由於雨量太少。這三

省的大部份土地，每年平均雨量僅十五英寸。最需要雨水的時候，是春季和夏季，但是大量的雨水，是下自初秋。距海岸愈遠的地方，常陳乾燥的氣候，蒸發力強，小量着地的雨水，不難立時蒸發。以乾燥的氣候，再加上極鬆的土壤，飲料缺乏，不但人與動物不能生活，即植物亦不能生長。農作物的收穫，完全依靠着水利。現在的西北，雨水既屬稀少，可資灌溉的河流又不多，有水可以灌溉的田地，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的只好「聽天由命」了。這層障礙，不採取有效的辦法將他除去，發展農業是極受限制的。

第二個不利於發展農業的障礙是氣候。這三省的土地，大都位於極高的高原之上，氣溫低下：一月份的平均溫度，在攝氏寒暑表零點五度以下（ -0.5°C ）；七月份的平均熱度，很少超過華氏寒暑表九十度（ 90°F ）。除去深谷低地（此地甚少）以外，各地因為地勢的高度不等，給與植物生長的時期也就不同，長的地方，有一百二十天，短的地方，只有八十天。溫度低，生長時期短，繁盛於北方的棉花，菸草，高粱，玉米等，都不能在這裏廣植。青海的山地，甚至於小麥都不能種，只能代之以大麥和燕麥。還有許多高的地方，任何作物都不能生長。

因為氣候的不良，與高山峻嶺和沙漠占去大部份土地的緣故，實際上的農耕地，只占總面積的百分之四，雖然經過很長期的墾殖。

上面所說的，是西北農業的現狀，將來的可能性怎樣呢？要解答這個問題，茲按照農業的可能性，把這三省的總面積分為下面四大類的估計：

類別

對總面積百分比

一，不毛之地

三十

二，森林地

三十

三，畜牧地

三十四

四，農耕地

六

西北農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耕種，一是畜牧。

第一，講耕種。耕種的意思，是在可耕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現況之下的三省，用作耕種的土地，約占總面積百分之四，可維持七百萬左右人民的必需生活。這百分之四的農耕地，種植食糧的占百分之九十三，其餘百分之七，種植菸葉，子仁（製油用），及鴉片。他們運出去的農產品，只有菸葉和鴉片。這兩件東西的收入，適足與他們所消費的布疋和茶葉相抵。本地出產的糧食，僅足自給。即使有餘糧可以運出，但是因為交通不便，高價的運費也

不允許牠運出來。

發展西北農業，是一般人的希望，不過，須得認識牠的脈絡。

擴張西北的農耕地，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開墾可以耕種的荒地，另一是開墾畜牧地。

開墾荒廢的農田，最要緊的在能夠除去荒廢農田的病因。這些病因，有的地方可以除去，有些地方勢不可能。假使易於除去的，也不會讓牠荒棄了。

講到開墾畜牧地，我們不但要顧及到農業的優良環境，同時，還要顧及到游牧民族的幸福。游牧民族以生活攸關，一定是反對墾殖的。假使要想得到他們的信託，那末，我們就不得不審慎從事。

想到這些困難情形，開發西北的農業，除已有百分之四的耕地外，最大限度，只能再增加百分之二。

第二，講畜牧。畜牧的意義，是以莠草飼養牲畜，取其產品，皮肉，牛乳及羊毛等。游牧民族佔據地方很廣，人口有二百萬，驅逐牛羊，逐水草而居。這三省的牲畜，年有增減；或增或減，並非實行計劃經濟，而是因為水草的豐歉與氣候影響於牲畜疾病的關係。本地運出去的獸產品，只有羊毛，皮張，毛皮等。這樣的利用土地，顯然的

不甚經濟，不過，改為墾殖，是否較為有利，我却不敢斷言。

根據上面的討論，可耕地與畜牧地，僅占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其餘百分之六十，現在尚未利用。這些未利用的土地，或者以植樹為最適宜，不過，植樹也得要有相當的土質和雨水。能够合乎這兩個條件的，恐怕尚不到未利用土地的一半（百分之三十）。

由上述的情形看起來，將來發展西北的農業，只能夠加強現有人民的生產力，而不可以移民屯墾——增加人口。要完成這個目的——加強現有人民的生產力，須組織機關，在農區裏面，辦理選種，水利等事宜；在畜牧的地方，做到防止牲畜的疫病，尤其是牛疫，與改良牲畜的品種，將內地的加以選擇，並介紹外洋的優種。

運輸便利，雖然不是農業的一部份，可是對於剩餘農產品出售的利益，頗關重要。目下一担羊毛，由青海運到天津，運費十六元二角，加上各種捐稅十四元九角，共計三十一元一角。在天津出售四十元，除去三十一元一角的運費及捐稅，只餘八元九角。這八元九角，要分配給三種人：生產者，中介人（行家）與客商。青海每年平均運出羊毛，照天津市價，約值洋七百萬元；但是青海的人民，只

得着二百萬元，其餘五百萬元，概入於運費，捐稅及中介人之手。汽車路現在極積建築中，不過，牠只能縮短時間，而不能減少運費。

最後，良好的財政也是發展農業重要的因子之一。現在三省的收入，每年共計一千六百萬元，應付軍政費用尚

嫌不足。一旦鴉片果真禁絕，上列收入將減少一半。三省政府將更無財力，促成農業的新發展了。銀行界和實業界所以不能資助他們，是因為西北距離中心市場太遠。這種責任，只有加到政府身上了。我希望賢明當局，負起這種責任來。

近兩年來滿洲的外國貿易

叔 永

自英國工業協會派遣調查團至滿洲僞國調查商務的新聞發表以來，頗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意。特別的，英國僞國聯有力會員之一，對於國聯所通過的不承認滿洲僞國議決案，一向是忠實地奉行。近來她的工業協會忽有此舉，神經過敏的人，幾乎要疑惑他的後面含有其他的政治背景。這一層，已經英國外交當局加以否認的說明了。不過就商務的立場言，英國工業協會這樣熱心的進行，在目下情形之下，是否為有意義，也還有討論的餘地。在九月十二日上海發行的金融商業週報上，有幾個英國與滿洲近年的貿易統計，我們現在摘譯如下：

一九三三年滿洲的外國貿易		
國名	金額(百萬圓單位)	百分數
日本	484,767	52
高麗	56,267	6
中國	135,022	14
德國	76,812	8
美國	36,410	4
在亞洲的蘇俄	20,487	2
英領印度	15,934	2
英領印度	15,783	2
香港	14,217	2
荷蘭印度	7,369	1
荷蘭	6,335	1
其他各國	68,463	6
	937,866	100

從上表看，去年英國與滿洲的貿易，不過居於第七位。要是其他的國家對於滿洲的貿易還不會着急，那末，英國的着急情形，就够使人費解。不但如此，本年的上半年，比起上年的同樣期間，英國在滿洲的貿易，已有相當的

進步，而其他各國，如中國，德國，俄國，荷蘭，減少的不在少數。我們再抄一個比較表於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	
金額	(百萬圓單位)
269,669	
42,021	
61,693	
27,008	
25,779	
9,764	
8,026	
10,609	
4,260	
3,987	
4,455	
<u>28,190</u>	
495,461	

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六月	
國名	金額 (百萬圓單位)
日本	236,185
高麗	29,567
中國	62,567
德國	40,644
美國	19,731
在亞洲的蘇俄	14,614
英國	6,214
印度	7,301
香港	6,917
荷屬印度	3,530
荷蘭	2,466
其他各國	<u>28,951</u>
	468,687

不過英國對滿洲的貿易，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年有退減，而自一九三三年以後為尤甚。現就一九二九年以後英國在滿洲貿易中所占的百分數列表如下：

年	百分數
一九二九	五、六
一九三〇	四、二
一九三一	四、四
一九三二	四、八
一九三三	一、七
一九三四	一、六

反過來說，日本與高麗近兩年來在滿洲貿易的突飛猛進，遠非其他各國所能望其肩背。單就棉織物一項而論，一九三一年日本對於滿洲的輸入為三百五十萬圓，次年即增至二千一百六十萬圓。至本年的上半年，已增至一千五百萬圓，為日本棉織物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六。若把日本高麗綜合計算，一九三三年輸入滿洲的棉織物，為全輸入額百分之五十八，而本年上半年輸入，則為百分之六十三。其他各國對於滿洲棉織物的輸入，在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四十二，至本年則減至百分之三十七。這可見在日本的控制下，無論何國要在滿洲發展商業是不容易的。

棉織業如是，其他各種工業，自亦不免同樣的運命，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據同週報所載，滿洲新興的工業，除向為南滿鐵道會社所經營者外，去年有多數以日本資本組織的工業宣告成立。茲列舉其名如下：

獨立評論 第二二〇號 近兩年來滿洲的外國貿易

滿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滿日製鍊公司

滿洲水門訂公司

正在組織中的，有

滿州油公司

滿日棉織公司

滿洲鍊金公司

滿洲製酒公司

及製麻，釀造，畜牧，木材，精鹽，製葯及公共汽車公司等。

我不曉得英國調查團看了這些作何感想，我更不曉得我國人看了這些作何感想。

孫末楠的治學方法

吳景超

孫末楠 (William G. Sumner) 是美國第一位教社會學的教授，一九一〇年才逝世的。當他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時候，學生非常的愛敬他，在耶魯畢業而沒有念過孫末楠的功課的人，別人都覺得他够不上耶魯學士的資格。關於他的生平，我曾有兩篇文章介紹，一篇是「幾個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載于社會學界第三卷；一篇是「孫末楠傳」，載于社會學刊第一卷第一期。最近讀到繼承孫末楠衣鉢的悅萊教授所著的孫末楠回憶錄，其中有好幾段提到孫末楠的治學方法，有些是別的書中從未提到，有些是別的書中言之不詳的，所以我願意再來介紹一下。

孫末楠對於一切人所做的文章，或所說的話，總要從

三方面去批評他。第一，他要問說的是什麼；第二，他要問說話的人有無證據；第三他要問所說的話有何意義。關於第一點，他說有一次去聽一位名人的演講，聽時似乎很受感動，聽完之後，在歸途中，他回想今天這位名人到底說了一些什麼，才發現他一點東西都沒有說，不過把一些名詞，翻來覆去玩了一套而已。這種言之無物的文章，不管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在孫末楠的眼光中，是毫不值錢的。他又主張話不說則已，說則便要人聽得懂；文章不做的已，做則便要人看得懂。他提到一位很負盛名的德國學者，其盛名的由來，便是做出來的東西，人家看不懂。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用德文的地方，他偏不用，却用些希臘

文或希伯來文；而且常用典故，都是從辭書上找來的。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以為這位先生，一定有點貨色，其實他的意思，如用平常的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像這種做文章故意要別人看不懂的學究，是孫末楠所最恨的。

關於第二點，凡是學科學的人，不問他學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應當注意的。我們都知道說一句話得有證據，但是能遵守這條規律的人，實不多觀。孫末楠在這一點上如何努力，我們下面再說。

孫末楠提出的第三點，是要看所說的話，是否值得一說。有一位先生，花了許多功夫，研究中國人頭髮的根，以測定其堅實性，做了一篇文章。這種東西，孫末楠以為是不值一顧的。有一次，孫末楠的一個學生，決定要做一篇論文，討論上帝與宇宙的關係。他有幾個問題解決不了，便去請教孫末楠。孫末楠聽了他那一套玄學的問題，非常生氣，教他以後不要再來問這種問題，只去念他指定的書籍。因為在這些書籍裏，這位學生也許可以找到他的答案，也許可以發現他自己所問的問題，是怎樣的無意識。後來這位學生的論文題目，便改爲某個市鎮中的工業。

我上面說到孫末楠主張說話要有證據，這一點，真是

言易行難。孫末楠本人是能實踐這一點的。我們讀過他

本民俗論的人，看到事實之後，還是事實，最後才來一兩句結論，便沒有不相信他所說的。他所以能駕御這許多事實，便是因爲他平日做割記之勤。他是用卡片做割記的，每張卡片，長八寸半，寬四寸半。卡片的顏色，有好幾種；從書上抄下來的文章，用白卡片；書目用紅卡片；他自己的觀察與論斷，用綠卡片；文章的綱目，用黃卡片。在他死的時候，留下來的卡片，共有五十二箱，每箱約有三千張。這是他最珍重的寶貝，有一次他的鄰居失火，他怕延燒到他的房子，于是把這一箱一箱的卡片，從三層樓上的書房裏，搬到樓下的後院中。這次把他累壞了，火熄之後，只得僱人來搬回原處。

白卡片上所抄的東西，不完全是他自己動手的。一年中有九個月，他要僱一個書記，月薪二十元，專門替他抄書。孫末楠自己在書上看見有好的材料，便用鉛筆鈎出，每晚交給他的書記，帶回家中去抄。

這種用卡片做割記的方法，在外國是很通行的。英國有名的學者韋勃夫婦，在他們合著的社會研究法中，也特別提到此種方法。我還記得到芝加哥大學上課的第一天，法里斯教授帶了許多顏色的卡片，講了一點鐘做割記的方

法，當時我們以為這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所發明的，現在才知道是從孫末楠那兒抄去的。

孫末楠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講方法的很少，有時他還聽不起那些專講方法的人。他曾說一個這樣的故事。當他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不好好的去念書，却在那兒研究念書的方法。他做了許多試驗，看看是坐下來念好，還是躺下去念好；是站着念好，還是蹲住念好。大考到了，這位同學是不及格，被學校開除了。照孫末楠看來，研究一樣東西，只要有常識，能下苦功夫便行，方法論可以不必學。他自己是精通十餘國的語言的，學生如去問他如何可以學會一樣外國文，他說學外國文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坐下來念。學生再問他還有什麼別的工具，他說有的：一本文法和一本字典，

也許學習好幾種外國語言，便是孫末楠研究社會的方法。他以為社會學是一種綜合的學問，所以決不能根據一個地方或一個時間的情形，便下結論。但是我們如想知道許多地方以及各個時期中的社會情形，便非精通好幾國的語言不可，因為這許多記載，決不是用一國的文字寫的。所以研究院裏的學生，第一年如去問孫末楠應該做些什麼事，他常要他們去學意大利文。第二年去問，他會教你去

學荷蘭文及丹麥文。等你把這些文字都學會了，他還要你去學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孫末楠自己學這些文字，是狠花了一些工夫的。文法中的題目，他從來不遺漏一個。除了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與德文之外，他所知道的的外國語言，都是在四十五歲以後學的。

孫末楠要他的學生學那樣多的外國語言，是否合理，據俄萊教授說，也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孫末楠寫出來的東西，內容與衆不同，不得不歸功于他在語言上所受的訓練。現在美國的社會學界中，只有哈佛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索羅金教授，可以與他比擬。索羅金教授是俄國人，也是精通好幾國語言的，所以他如講到一個問題，不但可以引用英美法德的材料，還可引用俄意西班牙等國的材料，這是別的學者所做不到的。現在有許多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對於一種外國語言，都不肯好好去學，以致畢業之後，還不能直接去看原文，只能讀一些譯本或中文的小冊子。像這種學生，我願意他看了孫末楠的榜樣之後，自己格外努力一點。

孫末楠的社會學系統，是建鑿在歷史及民族學的材料之上的。運用這些材料，只要懂得一點史學方法便行。孫末楠對於史學方法，在他的學生時代，是受過訓練的。有

了史學方法，再加上他的所謂常識，加上十幾國語言，加上苦幹的精神，便造成他在社會學界優越的地位。現在我們雖然于史學方法之外，還要學統計方法，個案方法，不

過學會了方法，而不肯下死功夫去幹，還是沒有用處的。孫末楠的偉大，就在他那種肯幹的精神。

一三，九，十一。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二) 談談所謂國醫 志 雲

(上略) 國醫的理論誠然玄虛，但我們研究國醫不是

因為愛好他的玄虛，而是因為他有治療的實效。理論與實效不合，我們可以根據實效改造理論。傅先生慙沒看過變戲法的嗎？變戲法的把瓶子往胳膊上一搭，口中念道：「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教戲法靈，還得加點土。」

於是咒語念罷，冰盤大碗變了一地。但誰亦知道冰盤大碗決不是咒語變出來的。他當然自有他的方法。你若必根據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去追求他能變出冰盤大碗的

所以然來，那你真成「阿木林」了。我曾和天津的名西醫

馮英鎮先生談論過中西醫的問題，馮先生說：「中醫於臨

床上亦能認症，治療上亦有實效，譬如醫林改錯的逐瘀血湯，如果診斷出病人確有瘀血時，服了真有效驗，所以我

治病亦常用中藥。不過中醫的理論太虛渺了。」馮先生說

中醫的理論虛渺，這證明他仍被「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的咒語蒙住。

國醫學的基礎書籍要算內經與傷寒論。傷寒論全按證候立方，極觀察形能之能事。內經本為一部雜湊的書，其中摻入不少道家的言論。其餘論醫的部份亦只能看作「大膽的假設」。假設能否成為定律，則又必賴乎後人的「細心尋證」。陳君澤東之流，本是食古不化的盲從者，那裏

有辨別是非的頭腦。好像學變戲法的小徒弟剛會念咒，甚至連咒還沒有背通順，便跑出來和我們傅先生辯論。無怪

乎傅先生喜氣洋洋的，一字不差把他的文章轉錄於獨立評

論上，再加上幾句挖苦話以顯顯自己的威風。好似貓兒捉住耗子咬他個半死而不吃，偏用爪撥弄着取以為快。這種

殘忍的情形，我們看了惟有厭惡。須知一個陳澤東代表不了國醫的全體；國醫自有他的真價值在，不過非陳澤東之

流所能了解的罷了。傅先生聽了他的咒語就以爲是真正國

醫的正宗，亦是被「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給蒙住

了。您何不看看王清任徐靈胎等的書，和日本人和田啓十

郎丹波元簡等的議論？（恕我不鈔他們的文章，免得傅先

生亦說我「出下策引人自重」。）但傅先生是「忙的」怪

「頭昏」的，當然沒功夫去看那些「無知妄作，閉眼胡說

」。

傅先生批評——其實是罵——國醫比較有理性的一句

話是「經驗良方」。好！就算是「經驗良方」吧！那末我

要問既是「良方」當然能治病；不能治病決不該稱之爲「

良方」；不獨是「良方」而且還有相當的「經驗」。這麼一

說國醫學是不是有被研究的價值呢？應當丟到茅廁坑裏的

線裝書，我們的學者們還不惜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一番

，爲的是「化神奇爲腐朽」免致別人再費力氣，何況於民

生有實益的「經驗良方？」我們的學者們就不肯亦費一點

功夫去研究他一下？等到經過一番澈底研究之後，如果真

發現他不「良」的時候，再用傅先生滅絕亡國奴的辦法「

逐步廢止」；或用禁止鴉片的辦法「寓禁於征」。不過後

者是不大妥當的，我看鴉片到現在仍是禁止不住，而前者

亦嫌其迂緩。乾血仿偉復樂治抽白面的辦法「槍斃」。那時

國醫們亦自知罪有應得，決無怨言，豈不好？

西醫憑科學基礎，而國醫只憑「經驗良方」怎末治

病亦有效？是不是和算學的得數一樣，用數學能求得，而

用代數亦能求得？若說只有一種能求得得數；或說兩種求

出來的得數不同，豈不是不通之論？傅先生您想一想，西

醫的醫術就是唯一的方法嗎？

臨了，我要，聲明我並不是要想「護法」「國醫」，實

在覺得傅先生太忽略國醫的長處了。國醫僅有缺點，然不

是無法彌補的。我希望作西醫的能虛心研究國醫的學

說，莫老擺着洋氣十足科學萬能的虛架子；而作國醫的亦

能虛心領教西醫的方法，莫老板着天字第一號有小雞

那一年的血孔。取長補短這是學問進步的通則。如再有問

題，中西醫不妨自己起來從容商討。以「非技術的」傅先

生「去判斷純技術的問題」我奉勸是大可不必的。

一九三四，八，三一。

☆ ☆ ☆

志雲先生的文章，可分作三點去回答。

一，假如我的印象不錯，志雲先生似乎也是一位

大不滿意中醫的理論的人。其意似乎覺得中醫所持

只是若干經驗藥方，中醫氣此收治病之效。至于中

醫之「理論誠然玄虛」，好比變戲法的口中念道「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教戲法靈，還得加點土」，換句「大衆語」，「胡說八道」是也。志雲先生既如此菲薄中醫理論，我欲無言！不過志雲先生雖如此菲薄中醫理論，然又佩服他的治病能力，大有殺其母取其子之勢。中醫之能不能治病，是個事實問題，我在再論所謂「國醫」下篇中已經把一切冒充治愈的格式說過了，並且說明治愈之證明要有醫學統計的。志雲先生若硬釘着說中醫善于治愈，這正合于國粹格言之「無微不信」了。此義及科學的利用中國藥物之不能出于中醫之手，均詳前文，不再敷說。

二，志雲先生大責備我抄了陳澤東先生的文章，而用貓咬老鼠的手段對付他老先生。這裏志雲先生是錯怪了。邏輯上有一原則，凡是一切前提假定都不相同的，無從辨論。陳先生全是說的神秘論，而抹殺近代科學，這是不能用近代科學的立點去和他辯論的。他的文章又如彼高妙，故我歎服止矣。豈敢「貓兒捉耗子？」大不敬的是志雲先生，不是我呀！況且陳公是天津中醫公會的代表發言人，豈可等閒

視之？志雲先生想也是天津的市中醫者（因為他的住址在天津，而他責備我這非業醫的人來發這些問題的議論），為何這樣看不起這位堂堂愛國愛民的同業陳公？在前進國家中，醫士取得要有手續的，近年中國也有醫士證書之發給。一個醫士之學業，在前進國家更有其他判別法，例如重要大學之講座，著名醫學會員之資格，發明之多寡，等等，試問中醫的資格是誰來品定，由何路徑而成立，還不是自命自封的呢？在如此情形之下，作內經辨偽的國醫志雲先生，似乎沒有取消天津中醫公會代表發言人陳澤東先生的國醫資格之理。

三，志雲先生說「中西醫不妨自己起來從容商討。」老實不客氣說罷，沒有真了解近代醫學而又未發精神病的西醫，有開工夫肯去和中醫「從容商討」這「純技術問題。」這層道理很簡單。近代醫學是實驗科學，他的命題是全世界的同行學者所能共同試驗討論的，他們如何肯，如何能，和「玄虛」家討論？至於志雲先生懷疑我的發言權，殊不知「國醫」並非「純技術的問題。」近代醫學是科學，凡受過一番不虛假的科學訓練的人，都有維護，支持

，發揮近代醫學的立論之資格，中醫是不曾有有益的
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故沒有討論近代科學或這樣
「純技術問題」的資格。民國八年尾，我到英國去
，本是學心理學。學上些時，覺得此學如不走實驗
生理學一條路，簡直是玄學，故我專心弄生理學，
而在 W. M. Bayliss 先生的實驗室中學了一年多

。後來到德國，雖然與致變了，仍未放棄我的生理
學。我不敢說我學的好，然而這一番不騙人的訓練
，使我知道近代科學是什麼，她的聰明勇敢，不脫
誠的道德是如何可佩，並且使我覺得「玄虛」與胡
說是如何可恨了！
(孟真)

編輯後記

適之

△宋益清先生從成都寄來的「從四川匪區回來」，是

地利用」。

一篇狠有史料價值的文字。他自己說他「匍伏在亂紙，灰
泥，糞便中，尋找我認爲值得珍貴的材料」。他有了這種
史學家的精神，他的記載自然可以當作史料讀了。

△張心一先生是一位農業統計專家，又是甘肅人，他

△討論「國醫」問題的文字，本期先發表一篇。「志
雲」先生是天津一個紗廠的會計。孟真先生答語裏猜想他
是一個「行中醫者」，不知有錯否？因篇幅關係，我大胆
刪去了此文的一部分，要請「志雲」先生原諒。

論「開發西北農業」的文章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讀者可以
參看獨立第三第四期裏翁文灝先生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

△提到了翁文灝先生，我們很高興的報告：他的身體
已經復原了，前天他還答應我不久要給獨立寫文章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會經濟界」及「中外新聞」外，並關「學園」一「外埠通訊」，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二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都有價值，其印刷，爲平中不庸之。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印刷，爲平中不庸之。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郵費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郵費每月一元五角
零售	每份五分	每份五分	每份五分
廣告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訂閱	每月一元	三月二元五角	半年四元五角
廣告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商務印書館輯印

四部叢刊續編

第一期書

再版書繼續零售

羣經音辨	影宋鈔本	宋賈昌朝撰	二册	一元
汗簡	簡已著	宋郭忠恕撰	一册	七角
作邑自箴	影宋鈔本	宋李元弼撰	一册	四角
張子語錄	宋刊本	宋張	一册	四角
龜山先生語錄	宋刊本	宋龜山	二册	九角
欽膳正	元明鈔本	元忽思慧撰	三册	一元二角
夢溪筆談	宋刊本	宋沈括撰	四册	一元七角
愧鄉錄	宋刊本	宋岳珂撰	四册	二元
雲谿友議	明刊本	宋范摅撰	一册	六角五分
雲仙雜記	明刊本	唐馮贇撰	一册	七角
揮麈錄	宋鈔本	宋王明清撰	六册	三元
程氏遺書	宋刊本	宋程頤撰	三册	一元四角
東臯子集	明鈔本	唐王綰撰	一册	四角
宋之問集	明刊本	唐宋之問撰	一册	四角
朱慶餘詩集	宋刊本	唐朱慶餘撰	一册	四角

敬告 定戶 諸君

本叢刊續編於本年每星期日出版一次，預定全年出版第一期書五百册，除合售外，同時零售。本年四月十五日以前所出二十九種，因各界踴躍選購，早已售罄。聲明分兩批再版。合購者於八月十月補發，現除運履重修一統定一種外，已出後列第一批再版書二十八種，九十八册，凡合購第一期書全部而未取得各該書者，請即速定取回原定書處取書。其訂明郵寄者，已由郵局分別寄奉。此佈。

商務印書館

周賀詩集	宋刊本	唐周賀撰	合	一册	四角
李丞相詩集	宋刊本	唐李暹撰	合	一册	四角
山谷外集詩注	元刊本	宋施	容撰	八册	四元五角
章齋集	附玉明刊本	宋朱松撰	三册	一元五角	
東萊先生詩集	宋刊本	宋呂本中撰	四册	一元八角	
石屏詩集	明弘治本	宋戴復古撰	五册	二元五角	
平齋文集	宋刊本	宋洪咨夔撰	十册	五元五角	
梅亭四六標準	宋刊本	宋李劉撰	八册	四元	
壘山集	明嘉靖本	宋謝枋撰	二册	一元	
許白雲先生文集	刊明正統本	元許謙撰	一册	七角五分	
存復齋文集	明刊本	元朱德潤撰	二册	一元二角	
張光弼詩集	明鈔本	元張昱撰	二册	一元二角	
雍熙樂府	刊明嘉靖本	不著撰人	廿册	十二元	

第一期書五百册在現冊百五書期一第